

与岩田老师交往二、三事

劉 乃 華

我和岩田礼老师从相见、相识到相交、相知，至今已经有二十年了！二十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短暂。二十年来，我有幸聆听过他兴趣盎然地讲述自己在中国开展方言田野调查的经历，目睹过他夜以继日地为筹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而废寝忘食的场景；二十年来，我们无数次共进午餐或晚餐，来小松后还同去参加学生的合宿等等。

中国学者每每言及岩田老师时，必冠以“国际著名汉语言学家”的盛名，必誉为“中国语言地理学复苏”的贡献者。其译作《汉语方言地理学》（贺登崧著，石汝杰、岩田礼译。中国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和大作《汉语方言解释地图》（岩田礼编。日本白帝社。2009）早已成为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必读之书。对于方言地理学，我纯属门外汉。但在岩田老师即将荣休之际，我认为有必要回忆一下我与这位世界级汉语学者的日常交往，这既是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份记忆和怀念，更是为了让这份记忆和怀念成为自己今后教学和研究道路上的标杆。我的教育生涯已屈指可数，我深知，这个标杆我难以攀上而只可仰望。“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我相信心中有了标杆，生活就有目标。尽管在有些人眼中，语言教学几无学术可言，但我仍希望能像他那样执着于学问和教育，在有生之年能为日本的汉语教育尽绵薄之力。

与岩田老师交往了二十年，固然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往事，因篇幅所限，这里仅撷取两例，但愿以此窥见岩田老师的学养和才能。

我来日本教书的第一站是爱知县立大学。到该校任教不久，就被告知每位老师结合自己的专业，分别撰写一篇普及性的文章，结集出版后，供教学使用。尚未完全适应日本工作和生活的我，就结合来日后汉语教学的实际，写下了《汉语称谓和文化交际》的小文。这是我来日后的第一篇习作，完稿后便请精通汉语的岩田老师指正。不久他就来到我的研究室，问我有无读过《称谓录》，交谈间顺手递上了一本泛黄的书，原来这是清代经学大师梁章钜（1775年—1849年）所著，作者将收集到的诸多古代称谓分类编纂成书，其搜罗之宏富，引证之详博，可谓是继《尔雅》之后辑录中国亲属称谓最为完整的文献之一。这样一本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我竟闻所未闻，实在是令我汗颜。

透过这本书，我感受到了岩田老师深厚的学养，不禁让我打心底里佩服。是啊，不读前人所述，遑论称谓文化？岩田老师的荐书之举，也许是他不经意间做出，但让我却看到了自己在科研上的短板，同时也让我了解并敬佩岩田老师在调查现代语言事实的同时，亦同样重视文献资料的掌握与挖掘。如果说岩田老师学问的功力令我自愧不如，那么其传统与现代并重的研究理念更使我自惭形秽。这样的研究理念让我至今都受益匪浅。“学然后知不足”（《礼记·学记》），“知耻而后勇”（《礼记·中庸》），如今，每当我在浏览文献资料时，岩田老师当年荐书的情景依然浮现在我的眼前。

岩田老师在转任金沢大学的前一年，全力以赴操刀承办了“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11届年会”。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简称 IACL）是一个研究中国语言学的国际性学术团体，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有关中国语言研究的学术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中国语言的学者们，每年一次聚首在世界上的某一所大学，其中不乏宝刀未老的大腕儿级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大家多以汉语为媒，切磋学术，深入交流，实为国际汉语言学术界的饕餮盛会。能够接手筹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学术会议，考验的不只是筹办者的学术力、号召力和组织力等，还需要筹办方具备一定的人力、充实的财力乃至过人的精力等。

我和岩田老师的研究室仅隔一室，过去我们相互串门，或商谈工作、或闲聊两句，均为再平常不过的事。但自从他告诉我开始筹办此届会议之后，我就再难见到他的踪影，偶尔会看到几位协助他办会的学生脚步匆匆地出入于他的研究室，我知道他一定是每天起早贪黑地在研究室里“日理万机”了。

直到在大会开始前的一周，才在筹备会的教师会议上见到了面带倦容的他。他如数家珍地向大家说明会议的准备情况，从会议代表吃住行的接待，到大小会议的具体日程；从学生志愿者的分组计划，到老师们的配合安排，事无巨细，周到详尽。我十分惊叹他非凡的工作能力，因为这种会议若在中国举办，一定会有一个由数人甚至是数十人组成的筹备小组，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共同完成这一工作，几乎不可能由一人“独断专行”。毫无疑问，年会在他的周密安排以及大家的积极配合下成功举办了。

此会的举办如今已过二十年了，但我仍清晰地记得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代表们乘坐大巴微笑着挥手离开爱知县立大学校园时的情景，他们亲切的笑容让我感受到了大家对此次会议圆满收场的满意，他们频频地挥手让我领会到了大家对会务人员诚挚的谢意。告别了会议代表，紧接着就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总结会。会上，岩田老师动容了、哽咽了、落泪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此届年会从筹办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其中的艰辛与喜悦、不易和感动，其中的酸甜苦辣，唯有身在其中的他才最有切身的体会，用“劳苦功高”一词来评价他对此届年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实不为过。

在这次年会筹办的过程中，让我看到了他作为学者的另一面，即高效的组织力，灵活的协调力和持续的集中力等。五年前，当我听他说他开始负责筹办“公立小松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部”时，我的脑海中顿时联想到他当年准备“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11届年会”那一幕幕：一位秉性如“岩”石般坚强、思维如“田”地般广阔的岩田教授又在咬定目标、坚持不懈、日以继夜、埋头苦干了！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我和岩田老师相识之初在爱知，相处最久在石川。二十年来，他不只是我行政上的领导和教学上的同事，也是我学问路上的导师和对我关爱有加的兄长。“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他即将告别大学的三尺讲台，但我坚信，退休后的他不会只享天伦之乐，因为他那丰富的汉语方言资料在呼唤着他，一些有志于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的学子在恭候着他，有关汉语方言地理学的学术交流活动在期盼着他，他将永远站立在汉语方言地理学的国际舞台上！

2021年10月31日于研究室6